



# 鄭正慶的水墨佛畫



陳清香

鄭正慶，民國三十五年生於南投竹山，在純樸的鄉間，自幼便蘊育出對大自然的喜愛、對繪畫的執著。小學以蠟筆畫圖，初中上美術，有啟蒙師吳輝鳳指導水彩，高中時更有靜物水彩，多半是畫香蕉、葡萄等。每當雙十國慶、元旦或元首華誕，學校要辦壁報或美術比賽，鄭正慶的作品很少漏列。在當時的環境下，繪畫天分雖高出同儕，但家長與師長均不十分鼓勵。

其後隻身投考政戰學校，一試即中，入藝術系就讀，在科班的訓練中，解剖學、色彩學、素描、水彩均重新奠定基礎。當時梁又銘系主任同劉奇偉教水彩，傅狷夫教山水，素描是林克恭教，花鳥是邵幼軒教，美學由施翠峰擔任，師資均是一時之選。在軍中畫偉人肖像是常有的機會，由於鄭正慶得過人物素描比賽第一名，便成了每次畫政治人物如國父、蔣公的不二

人選。

畫人物畫畫多了，水墨畫的題材也就自然的獨鍾人物畫，那是傳統畫題中最冷門的一項，也是最難有成就的一項。由於傳統中國人物畫，題材總是侷限在文人、雅士、仕女等，士大夫氣息重，缺乏表現下階層的社會生活。鄭正慶的人物畫雖繼承傳統，但也能表現現代，他取古人神韻，又注入西洋重寫實之美。為了求真，畫古代仕女人物畫，盡量從明器陶俑中考證其服裝的時代性，畫現代人則好取材臺灣原住民，以及鄉間的老農老嫗、漁家婦女孩童等，欣賞他的畫，不難嗅到一分鄉土的情懷、生活的野趣，有時也能感受到屬於文人的風流蘊藉。

鄭正慶自幼便與佛有緣，小時候生長在的農家，經常有出家人前來化緣，家人總是將白米施給僧尼，對三寶十分恭敬。又因父母忙於農事，孩子失去照顧，為防止

太頑皮或生小病，父母帶著他上德山寺寄養給觀音，家人認為有觀音的保佑，成長會較順利，於是他成了觀音的養子，對觀音有一分特殊的眷戀，是日後畫觀音的遠因。

在一個偶然的機緣，鄭正慶認識了曉雲法師，並且在永明寺教蓮華學佛園的學僧畫佛畫，畫經變圖。多年來風雨無阻，和學僧們建立起良好感情。他曾經為了怕四十餘位僧侶往返臺北蘆洲，長途跋涉，自己承擔任教之路遙，他看學僧們個個惜福，作畫惜紙如金，非常節省，他向國泰棉紙行的老闆要到不完整的棉紙，送給學僧們當作習畫之用，有次，仁朗法師見了，大加讚美：「鄭老師，您也會化緣！」

由永明寺的蓮華學佛園到石碇的華梵人文科技學院，鄭正慶至今先後任教了十三年。八十二年春因緣成熟，皈依在曉雲法師座下，同年秋又因參加農禪寺的菁英

禪修營而皈依聖嚴法師，成了正式的佛弟子。之後，學佛畫畫更加踏實，更能得心應手。

鄭正慶的佛畫是由人物畫轉換而來的，由於要教學僧佛畫、菩薩畫、經變圖，自然自己也得下手作畫，最初他畫觀音，是基於對觀音的景仰，以畫仕女的手法來畫，且盡量符合人體結構學、解剖學的原理，這樣的觀音比較迎合世俗美。至於畫羅漢、老僧、達摩，則是以人間慈祥的老人為模本，一般人看來也是十分親切的。

可是這樣的作畫態度持續了一段時間後，或許是認真學佛的關係，他觀念改了，他認為佛、菩薩、羅漢都是超乎世俗的，不是形而下的形體，因此他筆下的觀音在端莊慈祥之外，又多了一分出塵的美感；他的達摩像，在蒼勁老拙之外，直追宋元禪僧的筆意，墨氣淋漓，禪機滿紙。他以線條運筆和水墨橫掃交互運作來營造出自

家心中佛菩薩的神韻，也以靜坐觀想體驗出禪人的修持境界。

或許是為了營造此觀想的氣氛，他將畫室取名「悟廬」，悟廬的一隅為禪室，有蒲團、有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佛像，置滿全室，每日下榻靜坐，抬頭一望是觀音，轉身一望也是觀音，高高低低或坐或立，環繞著他，關懷著他，使他不得不精進。

有一次，苗栗法雲寺的如學法師請他畫觀音，特別囑咐「所畫觀音眼光不要太遠或太近，太近則令人錯覺只顧眼前的供物，太遠則無視於禮拜的信眾。總之，眼光要適中，神情要慈悲。」這一番話無形中也為佛畫上了一課，他銜命作畫，依約完成。目前此畫仍掛在法雲寺佛學研究所的禪堂內。

鄭正慶從事繪畫工作已十餘年，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國軍文藝金像獎等獎項六、七種之多，又應聘為臺北市美展等

獎項的評審委員，作品亦曾應邀赴東京、華盛頓、巴黎、新加坡、漢城、南非、泰國等地展出，獲彼邦人士的推崇。目前任教政戰學校、華梵學院、市立美術館等。十餘年的教學生涯，出其門下而藝業有成者，何止百數，尤其是畫佛名家江曉航、農禪寺果梵法師、圓通寺如慧法師、竹北蓮華寺如學法師、旗山福融法師、內湖碧山寺空慧法師等人，均是他的入室高足或曾受他指導畫佛畫的學生，若戲稱呼他為「當代畫僧之師」，也是當之無愧的。

封面所刊為手持淨瓶的白衣觀音像，面相莊嚴，衣褶流暢，設色鮮活，足下身旁的蓮花尤為生動。封底是達摩面壁圖，水墨渲染，禪的韻味十足。插圖「文賢品茗論道圖」，在峭壁嶺頭，一群古代文人席地問道，有蒼松作陪，真不類人境，有出塵之禪意。

